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一

料敵上

料敵上

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智能主君也先當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若荀息斷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不

能強諫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誰兵器強盛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主不素習當陣惶惑將不素習臨陣闇變是也賞罰孰明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也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吾以此知勝負矣以上數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敵知吾卒之可用以擊之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刑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頓將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此

必走北之兵也夫料敵制勝計極險易利害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為人擒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策度敵情觀其所施則計數知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知也故知動靜權變為勝刑之而知死生之地刑相敵情觀其所得而知之角之而知不足有餘之處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使則長短可知

又曰兵者詭道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故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勝敗之數用兵之法當此事稱

量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形度形勢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知其量數數生稱稱量敵與己稱生勝稱量人之故知其勢勝負所在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相舉動也勝之戰者人也若決於千仞之谿者形也仞七尺也其勢疾也

左傳曰吳子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請行成伍員曰不可臣聞務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違天而長讎雖悔之不可矣王不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又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又曰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郔音延聞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

必敗楚叚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敖五勞反鄗許久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使所吏反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先縠不可不肯設備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

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

又曰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熸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也熸子廉反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尅其愛雖小必濟尅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也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大將死其師熸遂越為帥賤多寵政令不一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於越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也帥賤而

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揺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吳子從之戰於雞父音甫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也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之其後中軍從王光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也楚師大奔

又曰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使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以力強虢弗蓄也亟戰將饑言虢不蓄義讓而力戰也後終為晉所滅

又曰秦伯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

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枝子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又未嘗涉知軍之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也肆暫往而速退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所俟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之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自有數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

（古名退軍為綏秦晉亦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也）

又曰晉師伐楚月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間（古莧切）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軍從楚老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讙喧也）合而加囂（陣合宜靜而益其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終敗楚於鄢陵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

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見火起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曰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為大將信因問王曰今東嚮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載拜賀曰惟

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喑音陰啞烏路切叱尺栗切咤陟訝切）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語言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刓五元切）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

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

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人咸知大王失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又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對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

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

又曰漢王與項籍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何不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漢書曰陳王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乃使

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高陵縣名也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及禍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破未戰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上將

又曰西域都護為烏孫兵所圍上召陳湯問之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因對曰已觧矣屈指計其日不出五

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斛

又曰黥布反帝召薛公問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吴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吴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吴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酈山之徒也酈音離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代慮也故曰出

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皆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敗死時賈都丹徒也漢終破布

通典曰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又曰後漢末青州黄巾衆百餘萬人起兖州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惟以抄掠為資今不若蓄士衆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劉岱違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持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

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違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起亂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陣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張遼審計立擒賊首亦同料敵之義

又曰後漢末曹公征荆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軍遂

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十八萬與將軍會獵於長州之苑將士聞之恐懼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劉表理水軍艨艟鬬艦千數操悉俘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遺烈據有江東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

尚當横行天下為漢家除残去穢况操自送死豈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檝可也今北土既未安而加馬超韓遂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檝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曾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得請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但忌

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諸英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兵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又曰蜀大將諸葛亮率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濵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屢使交書復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

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仗節而到遂不復出矣亮曰彼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亦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西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荅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理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陣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遽退不敢逼經二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儀多

布鐵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次馬步徑進追至赤岍方知審問百姓為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吴志曰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為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羨溪仁軍進拒濡須桓聞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懼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怯勇齊等故耳今人既非

智勇又久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陪山陵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仁果遣其子太攻濡須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乗油船襲中州桓自拒太太燒營退梟雕首生虜雙送武昌臨陣及溺死者千餘人

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於高候今絳州聞喜縣界也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乗勝

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粮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可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攻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懸

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纛旗親駕必覩旌奔散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内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挑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謂徐光曜盛兵城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至城皋勒見曜無守軍大悦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於鞏訾之閒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於城西彌悦勒入自宣門昇故太極前殿季

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兵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擒曜以狥於軍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一至二百九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沈　俟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二

料敵下

料敵下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二月偽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

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瑯琊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軍公孫五樓請斷大峴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謀是役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畧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國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粮栖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

通典曰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

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尅壽陽

又曰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

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圍之梁王率其太子以下出降殺之

又曰後魏末原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為業夫

以霸據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遁走追斬之

後魏書曰李順使涼州還世祖問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雖不能貽厥將來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元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殆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

如卿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曰臣畧見其子並非俊才能保一隅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猶謂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已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想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疋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

唐書曰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

東太宗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
驍將非其所統但統一枝遊騎耳吾逆知其不能濟事
也吾何慮焉當使之自退諸將第觀之且兵法曰彼客
我主彼利速戰我惟持久待之彼不戰自走矣金剛率
衆挑戰不得銳氣既挫士卒無鬬志俱有離心金剛謂
其衆曰我軍深入利在速戰令進不能戰退恐敵兵躡
其後柰何太宗謂諸將曰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
為捍蔽金剛雖衆内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

營蓄鋭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粮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幾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絶其粮道其衆遂亂金剛果遁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公討蕭銑師至於清江尅銑荆門遣其將乘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公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之輕鋭難與争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虧力弱

擊之必捷孝公不從遣靖安營自以銳師水戰孝公果敗於南岸

又曰隋末王世充殺其主越王侗自僭偽號太宗率師討之世充求援於河北竇建德將全軍赴之諸將計曰王世充據有東都患者在於乏食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决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粮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鬬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選猛

鋭先據城臯之險偃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既破則世充自下不過兩旬夏鄭二主可面縛於麾下矣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秦王喜曰合吾意是日出師據虎牢卒擒建德

又曰隋煬帝為突厥所圍郡縣皆發赴援時太宗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賫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初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内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

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師進可前後相次令數十里間連亘不絶晝則旗旛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見必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則為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支矣定興悅而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遂解圍而退果如所籌

又曰太宗遣李靖經畧突厥以張公謹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慾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悅近小人此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别部同羅僕

骨迴紇延陀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反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寒霜早降粮乏絶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踈其突厥委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内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阻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及破定襄敗頡利頗預謀畧進爵為國公

又曰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西鎮州節度使王承宗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撓王師遣刺客於京城殺宰相武元衡憲宗怒命御史中丞裴度為宰相專主兵機以誅三盜時淮西鎮冀兩道用軍度支儲運供餉不暇復又諸軍玩寇陰與賊通冀朝廷力竭即行赦雪議者患之宰相韋貫之奏曰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令馬燧李抱真急擊之物力既屈朱泚乘間為亂朱滔南向指闕致使梁

漢為府奉天有行皆陛下出所聞見非他也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滅賊故也陛下獨不能寛歳月之計俟援蔡而圍鎮耶上深然之而已下詔矣後擒元濟而承宗服果如貫之所籌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都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

千上邽餘悉衆出西救祁山郃欲分駐雍宣王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不能當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淮與曜邀亮亮破之因芟其麥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嶮軍不得交亮引兵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大軍以近人情自固可上屯於此分為奇兵亦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

今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固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且曰公畏蜀如畏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國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鎧五千宣王退還保營

袁希之漢表傳曰丞相亮出軍圍祁連山始以木牛運糧魏司馬宣王張郃救祁連山夏六月亮糧盡軍還至

於青封木門郃追之亮駐軍削大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豫令兵夾道以數千强弩備之郃果自見千弩俱發射郃而死

韓子曰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報曰可攻也主父曰何故可攻對曰某見巖穴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允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然矣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者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力田戰士怠於陣者兵

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國貧也

衛公兵法曰凡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算將揣其謀則如之何對曰士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為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内實嚴警外為弛慢恣行間諜託以忠告或使使以相忽或厚賂以相悦移師則減竈舍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取於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於日暮如此則兵多詭狀

將有深圖理雖曲為防慎不可入其規畫故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故無小蜂蠆有毒且鳥窮則喙獸窮猶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困而不鬬乃知不逮於鳥獸其能將乎必須料敵制勝誠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凡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出兵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已和客主孰與已逸排甲孰與已堅器械孰與已利教練孰與已明

地形孰與已險城池孰與已固騎畜孰與已多粮儲孰與已廣工巧孰與已能秣飼孰與已豐資貨孰與已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工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實叅會衆情徐思其驗鍛鍊而使不得逆詐自聰挫折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説稱敵寡弱輕侮衆心而不料其虛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

餌我勇士輙掠騎畜獲其首級將闇不斷而重賞之忽敵無備必為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迫速渴之甚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而已矣若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為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鋭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畜必死之心將懐擒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時逢大敵而不可鬭也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

多而衆心不一鋒甲雖廣而兵刄不堅居地無固而粮運不繼卒無決戰之志傍無軍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后縱兵夫為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功不建鬬不勝哉

又曰敵有十五形可擊新集始至行陣未定未食雖已結陣須饋食不順逆風向月建後至敵后來不得山川地勢利奔走行陣无次用力不齊陣布不均不戒我示弱誘之勤勞倍道兼行人馬未息衣甲馳路維乘不整將離大將已去獨任小將戰不設備

素不戚服長路趨戰爭利晝暮不息候濟半渡疾擊不暇貪利求勝不暇畫陣險路泥濘阻夾車馬單行左右難救擾亂行列失序進退不齊縱不相載橫不相對或坐或立驚怖卒然相逢都无備預鼓譟掩甲三軍震攝不定陣數移動人馬數顧師有十過勇而輕死可暴貪而好利可遣仁而不忍可勞知而不怯可窘信而喜信可誑廉而愛人可侮慢而心緩可襲剛而自用可誘懦志多疑可惑

孫子曰軍傍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小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藏處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草蔣水草之藂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屏籠蔽處也此以上相地形此以下察敵情也翳薈草木之相

(蒙蔽可以藏兵處反覆索之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其所處者居易利也(所居利也言敵去我近足遣輕佻使前就之其所處者多平利也)衆樹動者來也(斬拔樹木除道進來故動)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為陣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逃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也)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獸駭者覆也(敵廣張陣翼來覆我故獸驚駭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車馬行疾速塵上衝故高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採來也(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來也)少往來者營軍者也(少塵少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其人來使辭卑使必進來間視之敵增備也)辭

強而進驅者退也[詭詐也來驅馳无所畏是欲退]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陣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陣側]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者有間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自與偏將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倚仗而立者饑也[倚仗予戰而立者饑之意]汲設飲者渴也向人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鳥集者虛也[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其上其中虛者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喧爭將不勇相驚而無備者恐懼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无威重]旗動者亂也[旌旗謬動東西傾倚者亂也]吏怒者倦也[軍吏悉怒將者疾倦]粟馬食肉軍無懸缻不及其舍

者窮寇也殺馬食肉不復畜積无懸箄之食欲死戰此窮寇也箄即簞之類也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衆也諄諄者語貌又足貌也翕翕者不直貌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此將失其衆也諄章倫切翕許及切數賞者窘也軍不索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者也數罰者困也數行刑罰者教令施廢是困者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情之至也先行悍暴於士卒而后欲畏已者此將不情之極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戰未相伏而下其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謹而察之備其伏也此必有間諜也

又曰凡敵有不卜而與戰有不占而避之疾風大寒早

興冥遷剖冰濟渡盛夏炎熱興役無間行饑驅渴務取於遠師久無粮士衆怨怒妖祥疑惑上不能止軍資旣竭時多霖注欲掠無所師衆不多地土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士卒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類擊而勿疑若土地廣大人衆富盛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賞信行察發正得時行陣居列任賢使能師徒習教甲兵精鋭四隣有助大國有援

凡如此類憚而避之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三

用間

用間

孫子曰興師十萬出師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

一日之勝是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不可取於神鬼不可像於事類不可驗於事度（不可以行事度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也（因人也）故用間有五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用時任五間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因敵鄉人知敵表裡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淳曰

言敵使人來候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語是故曰反間也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於敵間也作詐誑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一云敵間來間以我誑事而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云所獲敵人及已叛軍有重罪繫者故貸免相勅勿泄佯為不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也

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知其實還報是曰生間也

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泄吾情實也賞莫厚於間厚賞之賴其用事莫密於間間事不密則為已害非聖智不能用間

非仁義不能使間不能得間人之用也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精微用意密不泄漏微哉微哉無所不無間也間事不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所欲擊之軍城之所欲攻所欲攻之城人之所欲殺欲殺之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有官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親舊有急即呼之則不見訶止亦因以知敵之情令吾間必索知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以利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可令說其辭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反能取敵之間為用因是而知之

故因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間而知敵情因間內間者皆可得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可得而攻也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尤厚待之殷之興也伊摯在夏伊尹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呂望故惟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已上注出通典

左傳曰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故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城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因間若不用諜无由得入楚軍也

又曰楚師伐鄭鄭人將奔楚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從之

戰國策曰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法

又曰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若騎刼早為將則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刼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僇與戮同

又曰秦師圍趙閼與音餘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

里不進秦閒來奢進食遣之食音寺閒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乃隨而卷甲趨秦西擊破之斯則反用彼閒

又曰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秦之閒因以奢子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

史記曰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

有骨鯁之臣似亞父范增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眛音秣且子閭切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乃出黄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也即佯驚曰吾以為亞

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去肉更草萊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疽癰病也音千余切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間而亡也

又曰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偶成韓信用死間之勢

又曰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間厚遺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境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又曰高祖紀曰上問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陳豨也

後漢書曰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

龜茲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縱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莎車營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

晉書曰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未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

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

又曰劉曜逼長安復圍北城太守麴昌遣使求救於麴允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反間麴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軍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城遂陷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梁吕光將吕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從相遇

戰敗死之

魏書曰陸俟擊蓋吳於杏城大敗之獲吳二叔諸將請送京師俟獨不許曰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惟吳一人何所復至俟曰吳之恃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人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為患必大遂遣吳二叔與之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於俟

侯曰此未得其便可必不背他日果斬吴以至皆如所言侯之明畧皆此類也

通典曰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恒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寛拒之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寛書寓歸欵之意又為烙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所經畧皆不見用孝寛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潰

又曰東魏將軍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將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歴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

又曰高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寛守玉壁（今絳郡稷山縣）忌光英勇孝寛叅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寛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寛因令嚴作謡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

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祖珽因續之曰盲老公上下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斥已也陸令萱即後主乳母盲老公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令以謡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内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唐書曰黄州總管周法明率兵擊輔公祏遇張善安阻兵夏口法明屯荆口鎮登戰艦與所親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為漁者乘輕舟而至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法

明而去

又曰衛國公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為死閒之勢

衛公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閒其妙非一也即有閒其君者有閒其親者有閒其賢者有閒其能者有閒其助者有閒其隣好者有閒其左右者有閒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閒之道有五

焉有因其邑人使潛自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事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使其事而反之焉有審擇賢能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徵漏我偽情浮計使死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誘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遵奉厚遺

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旦暮令使獨與已伴居我乃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間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叅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探我虛實察我動靜覘我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為不覺舍而厚利善飯

之微以我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為彼之失者因其有間而返間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為實即我承其獘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濟舟舟亦因水而覆沒間所以能成功亦憑間而傾敗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狀以自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四

示緩　務速

示緩

戰國策曰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問趙奢對曰道遠險狹難救譬猶兩鼠鬬於穴中也將勇者勝王令奢救

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閼與圍解

通典曰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城周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遥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深之廣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陣降尅鄴城

又曰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衆賊汲水樵木自若諸將欲取之王皆不聽司馬陳珪

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攻戰但恐賊糧垂盡而圍洛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使走也夫兵者危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安肯束手當以無能示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

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竟發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又曰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王告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巨川因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賊之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朝攻圍先進柵拔之諸所俘

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宣言徑趨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走

晉書曰安平獻王孚傳曰吳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十萬禦之孚次壽春遣毋丘儉文欽等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且當詐巧不可争力也故羈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

宋書曰臨烈王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難以争勝且

可頓兵養鋭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尅也

務速

孫子曰久則頓兵挫鋭與攻則力屈頓弊屈盡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鋭力屈貨殫音單則諸侯乗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故兵聞拙速雖拙有速勝也未聞巧之久也夫久兵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左傳曰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又曰楚子伐隨隨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

師

又曰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

魏志曰夏侯淵性果悍進軍疾速人歌曰夏侯淵三日六百五日千

晉書呂光載記曰光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任全方面赴機宜速何不了而留乎

又曰杜預破吳衆議且俟來冬預曰兵威已震辟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刄而解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豆原將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何也萇聞之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虚實今輕兵直進遥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而

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敗之
又曰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
衝天王率羌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
叛應褐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
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謂曰登
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
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
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

所過潛軍赴之萇將衆不滿二千羯飛惡地衆至數萬羌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輙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地羯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羯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羯飛衆大潰斬羯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通典曰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

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主陳宫有智而遲今布氣衰而未復宫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又曰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住雍郿為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

所以為縣布擒也遂進軍隃音舒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捲甲晨夜赴之亮覩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也

又曰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

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搆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千二百里聞吾舉事表上天子比相返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不自來諸將來吾無

忠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水柵以自固宣王度其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又曰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址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閽者盡散忠乗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

遂斬纂以狥城中懾服

唐書曰隋末高祖義兵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欲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即便班師將恐義從之衆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皆為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

老生

又曰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杲其將宗羅睺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趨折摭以乗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阻無敢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乗良馬須臾並至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杲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

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廹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侯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摭自虛我軍隨而廹之所以懼而降也此乃成筭諸君盡不識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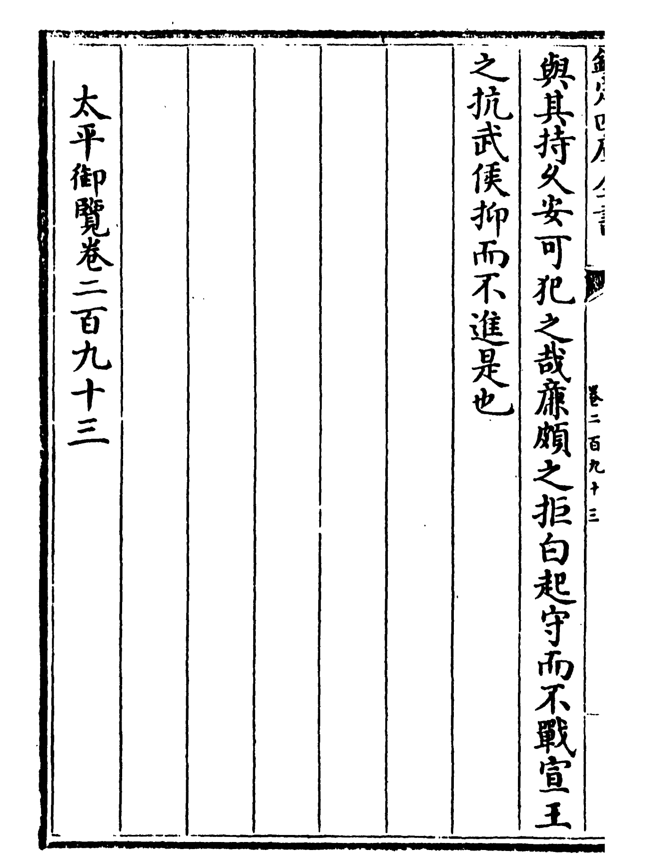
又曰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溫為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執少主意在於匡復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即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覇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為良筭也敬業以

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温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亦悔之所以遂敗

呂氏春秋曰凡兵欲急疾捷不可久處所以兎起凫舉喻急疾也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有太山之塞遂踰之

衛公兵法曰用兵尚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罸以戒之重芻豢

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恃也若兵無先備則卒不應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疾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唯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耶荅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



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五

示弱　示强

示弱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誅宋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言己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若孫臏示弱而制龐涓近而

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疑設其近誑曜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

又曰古人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持貴賤不相求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多設詐變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亂之使彼張惶離而不能聚也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左傳曰蔡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陣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士燮佐之易行謂簡兵備欲令楚貪己而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致反行胡郎反中行二郤必尅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二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也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廉切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則苗賁皇之為也

戰國策曰趙將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

市租皆輸入于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將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戰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疋千金之士五萬人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

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戌不敢近邊也

又曰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龎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為張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走者軍半至使舉軍入魏地為

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并畢正切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舉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龎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漢書曰韓王信反帝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䇿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二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瘠音漬一說讀曰瘠瘠瘦也此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逾句注三十萬餘衆兵已前行帝怒罵敬以為妄言阻軍械繫敬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先賢行狀曰孫策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咸勸登引避之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歛聲寂若無人登乘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門引軍至賊營緩步抄其後賊周章方布陣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

晉書曰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

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又曰慕容寶載記曰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賊敗績寶引羣臣於東堂議之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勁敵也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

陳書曰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居守北齊軍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

卒器營禦敵之具明辰賊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

後周書曰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于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文仲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隋書曰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宋世模等衆至數

萬人保懸薄山冦掠徐兖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累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鋭擊賊合戰於昌黎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

又曰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栅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充

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陣乗四面而出戰大破之擄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已據便地形勢又强則如之何對曰當示以怯設伏兵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然後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旁而走

示强

左傳曰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乗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

鄭遠郊之門也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也懸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懸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城門兵出而數楚言故子元畏不敢進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言曰楚幕有烏乃止幕帳也

又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將伐楚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庸中國也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也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我若

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振伐庸也振發也廩食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又曰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玉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又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也酅音攜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恵也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

而內山也晉軍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絆言駕乘修備韅許見切靷與進切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蓋亦示強也終敗楚師

又曰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觀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師不至必旆而䟽陳之斥候也䟽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之衆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之形也建旗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旌幟也

又曰蔡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漢書曰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中官之幸貴也勤習兵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

是必射鵰者也文頴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雕大鷙鳥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令騎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已縛之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陣廣之百騎皆大恐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

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兵終怪之卒不敢擊向半夜時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軍

後漢書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敢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燃火虜遥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虞詡為武郡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谷口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衆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

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中使强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致敗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易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通典曰後漢末陳登為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

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寇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横成行令俱起火火燃共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之斬首萬級也

又曰蜀大將軍諸葛亮屯於平陽引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勑軍皆卧旗息鼓不得輒出巷幔閉四門掃地却洒

宣王疑是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𠫵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强兵復循山走矣候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為恨

又曰西晉將杜元凱伐吳陳兵於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竒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吳境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皆破之

又曰東晉末宋武帝為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扈瀆海鹽令鮑陋遣子伺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乃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兵皆舉旗鳴鼓謂四面有軍乃引退伺之追奔為賊所迫及宋武且戰且退賊既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

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以為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

又曰東晉末桓玄簒晉宋武帝起兵討玄使將桓謙何湛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東北風急軍中放火煙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蕭齊將馮道根守阜陵城戍初到阜陵理城隍遠

斥堠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黨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掩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

又曰後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冦先是常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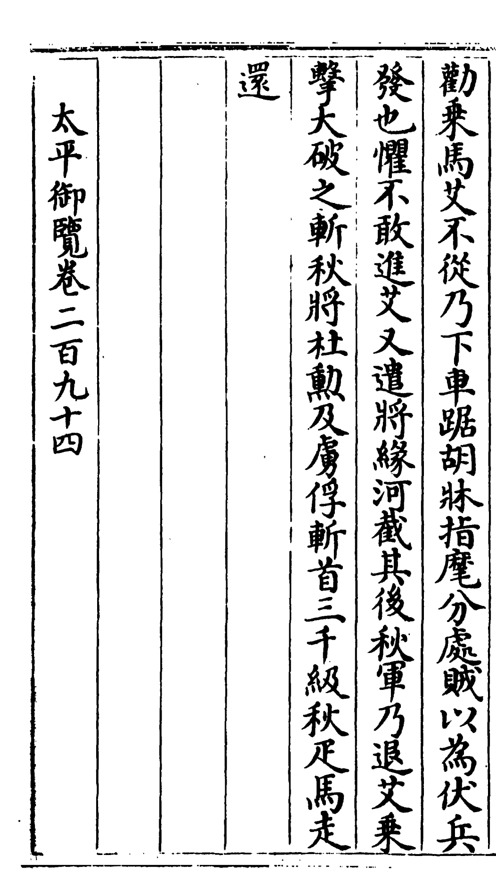
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渕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渕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又曰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於西魏而尚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濵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觀之以為三萬也懼而伏焉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

陽勒馳令敬退守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焉

又曰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帢（帢苦洽切）鳴鼓而行秋遥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



此輕我也令黒稍龍騰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分處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大破之斬秋將杜勲及虜俘斬首三千級秋疋馬走還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四